



# 生活的变迁史

□周成芳

入冬了,我网购了一条羊毛裙,准备将裙子先存放,待天冷的时候再穿。

打开衣橱,却发现偌大的衣橱竟然没有多余的摆放空间。见我一脸愁容,母亲在一旁唠叨,你看你,衣服都堆成山了,这些款式面料都很时新,还在买买买。

您不也一样吗?还说我。母亲的卧室里,不光是衣柜里挂满了衣服,床头边还摆放了一个不锈钢落地衣架,大衣、风衣、羊毛衫,五颜六色,琳琅满目,乍一看,倒像个小型时装店。

有图有真相,母亲自知理亏,她赶紧嘿嘿一笑:“那件羊绒大衣是你小舅送的,给我和你姨妈一人买的一件。这件毛衣是我前两天自己学着网购的。这还不是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嘛!以前是缺衣穿,现在是穿不完。你还记不记得,你小时候闹着穿新衣服,连学都不上?”

母亲为了转移话题,又提起我少时的那件窘事,让我不好意思却又感慨万千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,我刚上小学,班里晓玲同学穿了一件新衣服,颜色像三月菜花一样金黄,衣服袖口上还镶了黑色的条纹,比普通衣服稍长。她穿在校园里走来走去,很是惹眼。我特意凑在她面

前仔细摸过,面料那叫一个光滑。她得意洋洋地告诉我,那叫毛呢。我想象着那件毛呢衣服要是穿在我身上该是多么拉风。

我鼓起勇气向母亲求请,求她给我买一件晓玲同学那样的衣服。我还特意给母亲写了一张纸条表决心,只要能拥有那件衣服,以后一定听她的话,好好学习。

我猜想母亲一定会答应我的。那年月,虽说家里条件并不好,但我是家里的“幺女王”。班里的女同学一年四季都只能穿姐姐们淘汰下来的旧衣服。大姐穿了给二姐,二姐穿了再打上补丁留给她们。我是父母唯一的女儿,总不能穿哥哥们的旧衣服吧?自我记事起,母亲每隔一两年都会为我添置新衣,虽说大多是质地普通的花布,蓝布缝制的衣裙,却也足以令我在班里的女同学面前扬眉吐气了。

万没想到,母亲竟然对我的请求置之不理,这让我很是受挫。

那天清晨,母亲叫我起床上学,我佯装睡着,躺在床上纹丝不动。

母亲用手来摸我的额头,看我是不是发烧了。我突然翻身而起,愤怒地指责她,为什么就不愿给我买晓玲同学那样的新衣服?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,我说完就坐在床上

号啕大哭。隔了半晌,母亲才对我说:“你知道那件衣服什么价格吗?九块钱啊,你爸一个月几十块钱工资,要养活这一大家子,你两个哥哥上中学了,这学期的学费都还没凑齐。晓玲的爸爸妈妈是双职工,咱们怎能跟她比呢?你先起床上学,后面我们再想办法。”

后来母亲也没想出个啥办法,我也再没提起那件衣服。那年春节,母亲像是补偿我,早早为我准备了一件灯芯绒衣服,口袋四周还缝制了好看的花边。

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,家里的条件渐渐好转,两个哥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,母亲再也不会为我的新衣发愁了。我初中毕业那年春节,母亲为我准备的新衣是当时最流行的“滑雪衫”。

以后的30多年,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买一件心仪的衣服不再是奢做的事。除了款式之外,我们追求更多的是衣服的品牌、质感和面料。

母亲提起的那件窘事让我感慨万千,从少时的向往新衣服,到如今穿不完的各式服装,让我深深感悟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变迁。我的穿衣变迁史,其实就是一部幸福生活的变迁史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,开州区作协副主席)

## 品鉴冬花

□马卫

浓浓严寒里,连高贵的银杏、坚实的橡树、伟岸的枫香,都叶落枝秃,但冬花,却顶风冒雪,绽放芬芳。

腊梅是冬花中最为人称道的花种。一进腊月,我都要到城郊的关口行走,因为那里有成片成片的腊梅花,几乎家家户户都有,还有专种腊梅花的专业户。腊梅花瓣小,黄莹莹的,特别香。村民剪枝卖,或十块,或五块,用草绳系成捆。韩大爷年近七十,每年卖腊梅的收入,能买回老两口的过年货。他一只脚有点跛,是他前年剪腊梅时摔的。大的腊梅,剪枝要搭梯子,但腊梅枝丫脆,梯子滑倒,把他摔伤,躺了一个多月床,舍不得花钱医,右腿就落下残疾。他说,一个姑娘已远嫁邻县,俩儿子都在城里安家,接他们去住,就是舍不得这片腊梅才不进城的。

俩老人一月的生活费不到两千块,可仍然活得乐滋滋的,因为他们有腊梅,生活有浓浓的馨香。

山茶花让人惊讶的是,它的零落,不是花朵落,而是一瓣一瓣地落。用“徐徐凋零”,更为准确。山茶花朵,无虫眼,尘埃,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,保持了自身的洁净。来自天空的雾霾,来自行人的呼吸,来自泥土的虫子,都不能污染它、伤害它。这份纯洁,让其它花只有仰望的份儿。山茶花是冬花的代表,因为它的品质高洁。

鹤望兰则是冬花的精灵。很多人都喜欢兰花,但在冬天开放的兰花极少。鹤望兰没有开花的时候平淡无奇,但花开后让人惊艳。它的花姿就像仙鹤要飞向远方。鹤望兰特别适合送给爱人、情侣、朋友,表达思念之情,想要把所有的幸福都给心爱的人。因此鹤望兰是人间的妙物,可遇而不可求。古诗这样赞它:泣露垂霞散,宽忧弄翠帏。旅痕孤馆寄,鹤眼待漫归。

蝴蝶花是冬花的珍品。它的美名,缘于它的花形像飞翔的蝴蝶。其实,它的出身很贱,是鳶尾科,就是我们农村常见的扁竹根那科。蝴蝶花在我乡村行走的路边山野常见,它喜欢在水泽旁或树荫下生长,极少被关注。但它的美,让人惊叹。或淡墨,或淡蓝,或白蓝渐变,很清雅素丽,就像山村少女,绝不媚俗。看着它,我就想起这些词儿:忧患、沉思、遐想……

木棉花则是冬花的标志。第一次见木棉花是在北海,那是2014年的冬天,应邀去参加散文笔会。一到北海,那高大的木棉树,盛开的木棉花,一下就把隆冬的冷酷扫除。花朵红艳热烈,像要把冬天烧烫。因为它高大,像雄伟的英雄,所以人们又叫它英雄花。“热烈”和“美好”集于一身,所以我说木棉花是冬花的标志,也是人们心中最敬仰的花朵。木棉花又叫攀枝花,还叫英雄花,可见它的品质。

迎春花则是春天的使者,因为它开放后才是春天的百花盛开。迎春花常在冬末的路边,山野开放,星星点点的,十分迷人。我最早知道迎春花这个名字,是作家冯德英,他写了三部曲——《苦菜花》《迎春花》《山菊花》。儿时特别想看书的年代,《苦菜花》是作为“黄色”小说被禁的,好在我有位爱好文学的大姐,悄悄借来,我偷偷读。这是我最早接受的养料,我大姐万万没想到,几十年后我能成为一名作家,也能出几本书。《迎春花》《山菊花》我上大学后才读到,比《苦菜花》差些,但拍成的电视剧很不错,有浓浓的胶东地域特色。迎春花不畏严寒,不择水土,生命力旺盛,就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,所以冬天户外见到它,我特别亲热。

我喜欢冬花,是因为它们常常无人关注,默默生长,低调且坚韧。它们只有一冬的生命,且危机四伏,被雪、霜、霖重重围困,仍然绚烂绽放,给人间增添清香和美丽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 硬菜,晚餐一定得有

□阿新

“今天晚上吃啥子哟?”儿子下班一进门总是这样地问我一句。为了不让他失望,我总是变着花样逗他开心,什么酸菜鱼、火爆腰花、卤舌头、鱼香肉丝、三溪口豆腐鱼、口水鸡、姜爆鸭子、牙签牛肉、歌乐山辣子鸡……这些川菜馆的当家菜都成了我们晚餐的“常客”了。

我也记不起是从何时起挑起了当家大厨的担子的。据孩儿他妈妈回忆,大概是从化工厂倒闭后我开始学着做饭的。“做生意那个时候,你忙得天昏地暗的,儿子的家长会一次都没参加过,更莫说做饭了。”她常常这样对我唠叨。的确,我也弄不成饭,谈恋爱之前,一直在家都吃父母弄的饭。记得刚去见未来的丈

母娘时,我为了赚表现,主动从丈母娘手

中抢过一把冬苋菜来理,但理不来,不知如何下手,只有偷偷地问爱人这菜怎么弄?这事还被丈母娘当笑话传了好久。没做生意后,我在家的时间就多了起来。“学着做饭吧。”我在心里下了决心。在外找不到钱,把家照顾好也是可以的,结果一做就做到现在。

“老汉,今天晚上我们不回来吃哈。”隔三差五,儿子儿媳也这样告诉我。我明白他们对这几天的菜有点腻了。儿子他们喜欢从抖音、小红书上寻找新的味道,我们也乐得清闲。“今天就不弄硬菜了,昨天弄的耗儿鱼还有好几条呢,趁儿子不在家我们莽起吃。”“你就不懂了,娃儿就是看我们舍不得动筷子才说今天有

事不回来吃的。”孩子他妈感觉最懂儿子的心思一样。不一会儿,你一条,我一条,盘子里的耗儿鱼一会就吃完了。昨天还在和儿子说我们不喜欢吃耗儿鱼,今天就吃个精光。我们心里都清楚,在饭桌上说的不喜欢吃其实不是真的不喜欢吃。

“老汉,今天我们去吃的这家川菜馆,那鱼香肉丝还没你做得正宗。”儿子经常这样鼓励着我的厨艺,我听后自然很开心,打心里还想再开发几个新品种让他再肯定肯定。

“老汉,我们带你们去体会一下那家弄的猪耳朵面嘛,味道霸道哟,你这个新小面50强推广大使要不要去挑战一下?”儿子有时也把我们带出去尝尝新鲜的味道。他知道我对小面是有点挑剔的。“哪个怕哪个,去就去!”我在弄吃的这个问题上是最经不起挑战的。在我看来,小面系列、川菜系列要让我“服气”还要有几刷子的师傅才行。“这家的猪耳朵也太细根了吧。”我立马指出师傅刀工上的问题。不几日,我儿子又告知另一家的猪耳朵面好吃,于是又逼得我再去尝新,“耳朵卤巴了,没嚼劲了。”我一下子就把这个师傅的软肋抓到,尽量巩固我在亲朋好友中做小面的江湖地位。几个来回,儿子再不敢对我说这些消息了。

晚餐不仅是享受美食的时刻,也是我们交流社会热点、信息相互传递的时刻。孩子们喜欢从社交网络上去获取新的知识和信息,也给我们传递了许多新的生活理念。一顿晚餐下来,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享受都有了。这也是这些年我乐于下厨的主要原因吧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会员)

